

山東濟南活化老建築「小廣寒」創「電影博物館+藝術餐廳」新模式

承載幾代人記憶 百年影院煥新生



各種不同時期、不同規格的中外電影放映機、電影膠片、海報、電影道具……位於山東濟南的小廣寒電影博物館內，陳列着四千餘件與電影有關的藏品。很少有人知道，這座隱於鬧市的巴洛克式建築，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電影院。

李建軍是內蒙古人，小時常隨小夥伴到鎮上看電影。他所居住的村莊離城鎮很遠，一來一回要一個晚上，等回到家時天已破曉。那時他的夢想就是有一台自己的電影放映機。

修舊如舊 歷時兩年半預算超六倍

2008年，當李建軍第一次進入小廣寒時，這棟老建築早已廢棄多年，整棟樓最完整的部分只有四面牆壁。樓頂更是成為流浪貓的樂園，伴隨着牠們的追逐嬉戲，積塵四散。

從2009年初到2011年6月，小廣寒的修繕用了兩年半時間，總投資近1,200萬元（人民幣，下同），超出預算六倍——最初李建軍和王建寧只想打造一個工作室，預算150萬元左右，沒想到不遠遠超九個月的計劃工期，還花光了兩人多年的積蓄。

為了最大程度地尊重歷史、還原老建築，兩人海量查閱歷史資料，諮詢專家意見，對設計圖紙反覆打磨，甚至專程跑到意大利去學習老建築如何改造。在調研的過程中，他們逐漸認識到小廣寒見證了中國電影百年的發展變化，亦是濟南自開埠以來中西文化交融相匯的「親歷者」。

為了修舊如舊，他們保留了小廣寒的百年木質樓梯、柱子、鋼結構等，還去正在進行棚戶區改造的普利街買了三棟老房子，找來大量老建築材料，石頭、木頭、磚，每一個元素都力求「原汁原味」。

親自動手 恢復有溫度的歷史建築

那時天氣很冷，王建寧經常整夜留在破舊的老建築裏，思索每個空間的變化、採光的處理。在他看來，老建築的恢復不應該是冷冰冰的。「我們希望把它做成一個活了100年的老建築，100年來它經歷了很多事情，應該有很多變化的方面。」

小廣寒羅馬假日主題間的弧形穹頂，是巴洛克風格的典型體現，從每個角度看，都是圓形的，但是找來的師傅做了幾遍，都出不來效果，最後只好王建寧親自動手，歷經幾遍，才最終完工。

4000藏品都有歷史 守護城市光影

據王建寧介紹，改造後的小廣寒有一條流動的線暗藏其中，「進來以後你會覺得它是一層一層打開的，裏面沒有牆面，或者說所有的牆面都是可以打通的，就像變形金剛一樣變成很多種功能，它是一個妮妮道來的、無盡延展的過程。」



小廣寒電影博物館的講解員正在為小朋友們講解文物歷史。

網上圖片

一直以來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其實小廣寒修繕的過程中質疑聲一直不斷。尤為艱難的是，當時小廣寒還只是一處登記在冊的歷史建築，拆遷的陰影時時籠罩在李建軍的心中。李建軍說，直至2013年5月，小廣寒入選全國第七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顆心才踏實下來」。

談起小廣寒電影博物館內的四千藏品，李建軍如數家珍。每一件藏品的背後都有一段歷史的印記。閒暇時他喜歡關閉全場燈光，親手放映一場膠片老電影，在光與影的交織下回憶逝去的時光，別有一番感慨。

「這台電影放映機叫松花江5502，目前在國內的存量並不是很多，是中國生產的首批坐式35毫米專業放映機。」在小廣寒二樓入口處，擺放着一台大型電影放映機。在小廣寒的眾多藏品中，這台放映機並不是最珍貴的，收藏過程最曲折。

「老電影院的放映室建造時先放機器後疊的牆，要想拿到放映機，需要先拆

房子。」李建軍回憶，他從當地找了五六個人用一天時間才把老房子拆掉，然後把放映機一點點地拆出來，又雇了一輛驢車從狹窄的街巷中把拆卸的機器拉了出來。

「小廣寒有8毫米、8.75毫米、9.5毫米、16毫米、35毫米、70毫米等多種型號的100多台電影放映機，既有中國早期的，也有來自德國、美國、法國等國的……」李建軍一一介紹着這些藏品，像在談論自己的老朋友。在他看來，小廣寒博物館成立後，他的眾多藏品終於找到了歸宿。

通過對小廣寒的修繕，李建軍深感老建築保護的不易。他發起成立了濟南市老建築文化旅遊促進會，多年來一直關注老建築的保護與活化利用，被當地媒體稱為「城市記憶的守護者」。



李建軍（右）和王建寧在小廣寒。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小廣寒電影院的昔日老照片。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如今的小廣寒電影博物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攝

小廣寒電影院的前世今生

1904年 小廣寒電影院成立。

1946年 改名為國民電影院。

1948年 改為濟南電影院。

1950年 改為明星電影院。



20世紀五十年代 電影院遷址，原址改為房管局管理的直管公房。

六十至七十年代 改為中蘇友好電影場、俱樂部。

八十年代 改為濟南市衛生局教育展覽館並對外開放。

九十年代後期 小廣寒電影院原址基本廢棄。

2003年 濟南市市中區文化局對包括小廣寒電影院在內的市中區多處老建築掛牌保護。

2008年 相關部門計劃對小廣寒進行修復，決定引入社會力量和民間資本對小廣寒電影院舊址進行保護性開發。

2009年 由濟南市市中區房管局牽頭，李建軍和王建寧共同出資對沉浮百年的小廣寒電影院進行加固和修復。

2011年 6月1日 小廣寒博物館+電影藝術餐廳正式對外開放。

2013年 3月份 小廣寒電影院等老建築被國務院核定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19年 舉辦國際老建築文化旅遊峰會中意專家研討會，並被確定為國際老建築文化旅遊長久會址。

公益與商業結合 分時段運作

特稿

小廣寒電影博物館的保護性開發由社會力量主導，在運營中採用公益和商業相結合的模式，在中國老建築保護與活化中是一個較早的探索。公益時間是作為博物館時間，上午是9點半到11點，下午是2點到4點，無門票收費；其他時間則作為電影藝術餐廳的用餐時間，餐廳每個房間都以電影為主題，餐桌上擺放的不是餐具，而是電影膠片片夾。

倡建歷史建築認養保護制度

「小廣寒文物和餐廳的結合其實也受到一些質疑。不過，近年來隨着國家和社會各界對老建築保護的重視，這種質疑也越來越少。博物館迎來越來越多的

遊客，還成為深受學生喜愛的研學基地。」李建軍坦言，小廣寒餐廳開業後曾一度難求，後因受八項規定政策、疫情等多種因素影響屢受重創，直到今年才有回暖跡象。民間微型博物館是對公共博物館有益的「拾遺補缺」，希望相關部門加大對民辦博物館的扶持力度。他透露，小廣寒的產權在住建部門，今年正面臨重新簽訂租約的問題。他建議建立歷史建築認養保護制度，動員社會力量通過出資修繕、認領認養等方式對部分歷史建築實行認養，在相關部門的監管下享有一定年限（目前中國部分試點城市的年限20年至30年）的文物建築使用權，按照相關措施依法合規地進行保護修繕和開展經營活動。

再現歷史建築活化可能性

在中國76萬餘處不可移動文物中，文物建築佔有40餘萬處。此類文物建築數

量眾多、分布廣泛、產權複雜，保護管理難度大。部分文物建築長期無人看管，日常維護保養不到位，面臨坍塌和消失的危險。2022年，中國國家文物局印發《關於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參與文物建築保護利用的意見》，明確社會力量可通過社會公益基金、全額出資、與政府合作等方式保護活化古建築。「我們以前對歷史建築，從對它的認識、保護措施到活化技術，都缺乏一個完整的策劃和研究過程，沒有充分地把它本身特有的價值展現出來，導致歷史建築被簡單化、或者是被粗略地改造，這是歷史建築不應該有的一個結局。」山東建築大學教授姜波表示。

保護活化最大難點是產權

在姜波看來，小廣寒電影院改造的一個意義所在，就是把一個歷史建築的最大社會價值、歷史價值、建築價值充分

地挖掘和展示出來，讓人們重新知道歷史建築活化利用的可能性。

對於社會力量參與老建築的保護與活化，姜波認為最大的難點在於產權問題。「產權不清晰，社會力量投入的信心就會不足，往往只能靠政府維修。」姜波表示，在歐洲參與歷史建築修繕是可以抵稅的，「你花了50萬歐元的投入，就可以抵50萬的稅，企業的LOGO也會在老建築的一面牆上展示出來，企業就非常積極。對社會力量多角度的參與老建築修繕，這是一種借鑒和啟示。」

活化應多考慮無形文化價值

「到底是保護老建築還是老建築的文化？如果沒有文化，作為城市的建築是沒有靈魂的。」設計師王建寧認為，對於老建築的活化利用，應該多考慮無形的文化價值，而不是純粹的商業改造。他還指出，文物建築的修復，需要立法

確定有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不可以做。「比如在意大利，如果要修復建築的外立面，必須要找到那個時期的材料，用當年的工藝和手法去還原。」

作為一座歷史文化名城，濟南市保留着數量可觀的各類文化建築。近年來多個老建築被「活化」後再次走進公眾視野。距離小廣寒電影博物館不遠處，有一座華夏書信文化博物館。這棟老建築始建於1904年，最早為「濟南府電報收發局」，是濟南現存最早的電訊建築。2016年這裏改造成為國內唯一以書信文化為主題的博物館，成為濟南火車站附近一座地標式建築。

濟南市老建築文化旅遊促進會秘書長、華夏書信文化博物館負責人趙曼坦言，其實博物館每年的維護費用不菲，建議政府對老建築保護加大扶持力度，「把這些老建築活化利用起來，讓老建築煥發第二春。」